

大宋

美袍上的虱子

晏建怀 著

曾经殚精竭虑建立起来的辉煌王朝，曾经让无数人惊叹的文化盛世。

两宋三百年，抗争与屈服并存，光荣与耻辱交织。

是怎样的风霜将她催老？是怎样的雷霆将她轰塌？

强邦非一代之功，亡国非一朝之祸。

奢侈和贪婪，为一座大厦的坍塌作了最后的注解。

帝国的慢性病

卷叁

史新語

漓江出版社

史新語

· 帝国的慢性病 ·

卷六

大宋美袍上的虱子

晏建怀

著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宋美袍上的虱子/晏建怀 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7.8

(史说新语. 帝国的慢性病)

ISBN 978-7-5407-8046-3

I. ①大… II. ①晏… III. ①中国历史—宋代—通俗读物 IV. ①K24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5919 号

策 划:景迷霞

责任编辑:王红军

封面设计:左奎星

内文排版:何 萌

责任营销:景迷霞

出版人: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773-2583322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10 号院 邮政编码:100176)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17.75 字数:230 千字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10-67817768)

丛书总序

贪腐，一个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幽灵。它似乎时而让我们重病缠身，时而又离我们远去，但稍有理智的人都清楚：它从未消失，就算被历史上最著名的反腐斗士拒之千里之外，也只会在不远的阴暗处，静静地舔舐着伤口，耐心等待下一次进攻机会。只待人们稍微放松警惕，这个恶魔就会步步逼近，当人们再次发现它时，它早已侵入肌体，而且比上一次更深更狠地侵入到社会的血肉深处。没错，这就是人类社会最顽固的慢性病。尽管有清廉这副良方与之针锋相对，但结果往往也只能取得一时的胜利，笑到最后的始终是病魔，再伟大的帝国也无法逃脱这个宿命。更令人揪心的是：病发之时谁都可见，甚至谁都在努力救治，但似乎就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引以为豪的伟大帝国一步步病入膏肓。张释之、魏徵、包拯、海瑞、于成龙……一个一个英勇的反腐斗士，不计自身荣辱安危，勇敢地向贪腐这个病魔发起猛攻，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然而当我们冷眼观史，却发现出手救治的一方往往热血沸腾，舍生忘死，病魔却只需要慢条斯理，好整以暇，如同品尝精心烤制的牛排一般“优雅”地啃噬着帝国肌体。或许清廉能够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感人胜利，但最终帝国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腐化堕落，直至灭亡。

贪腐，这是封建社会的通病，有一些小朝廷建立伊始便重病缠身，但也有一些“优秀”的朝代似乎在刚建立时还算清廉，只是无法避免在长期的运行中逐渐病入膏肓。这是封建社会制度缺陷不可避免的产物，企图让封建王朝彻底去除这个先天慢性病是和长生不老、百病不生一样不理智的妄

想。然而,就像不治之症更需要深入研究一样,我们现在回顾历朝历代与贪腐这个病魔作斗争的历史,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而细细观察一个伟大帝国从健康逐渐走向腐化的整个过程,尤为重要。贪腐这个通病在每个时代都有其共通的特征和机理,但毕竟每个时代又有每个时代的个性,尤其是社会发展的阶段和政权机制不同,贪腐和清廉的斗争形式也表现得不尽相同。我们选取了汉、唐、宋、明、清这五个主流王朝,分别研究它们斗贪治腐的故事,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了中华帝国的社会形态和政权机制的发展脉络,这样我们对本国的重要历史,尤其是史书上往往不愿深谈的阴暗面能够有更清醒的认识,直面本民族的一些痼疾和弱点,从而趋利避害,及时救治,走向更加健康的未来。

黄如一

2016年12月

目 录

- 宋朝为何不杀士 / 1
- 廉洁到极致的宰相范质 / 4
- 赵普的成功之道 / 7
- 再卑劣也是自己人 / 13
- 权力磁场中的“职业病” / 17
- 寿星总有帝王捧 / 21
- 文盲党进 / 24
- 谁把曹彬逼上了病床 / 27
- 才子张洎的两张面孔 / 30
- 聪明反被聪明误 / 33
- 皇帝为什么给宰相“封口费” / 36
- 古人跑官的另类道路 / 39
- 皇帝帮秘书捞外快 / 43
- 吕端的自保功夫 / 46
- “官二代”寇准 / 53
- “枕头风”吹来贿赂银 / 55
- 特例宋仁宗 / 58
- 丁谓：从能吏到“五鬼” / 61

当倔脾气遇到潜规则 / 64

王曾的“连环套” / 67

宋朝马屁学 / 70

挑战皇权的结局 / 72

文人戍边：荒唐却比功劳多 / 75

献诗：宋人的“敲门砖” / 79

宋朝的“宫廷春晚” / 81

范仲淹的悲情人生 / 84

“小宋”何以令人妒煞 / 91

宋朝那些老规矩 / 95

包大人不是传说 / 98

做官怕人“惦记” / 101

梅尧臣的官运 / 104

文彦博走“夫人路线” / 107

苏舜钦：卖废品卖丢官 / 110

被文人围剿而死的英雄 / 113

“铁面御史”赵抃 / 118

不恋官场恋红颜 / 120

唐介的底气 / 124

蔡襄：多次忤上的谏诤大臣 / 127

曾巩：被文名掩盖的能臣 / 134

司马光的节俭观 / 140

王安石：知国弊而不懂官箴 / 144

宋人升官千奇百怪 / 147

由章惇的胆子说起 / 150

钱勰的傲骨 / 153

苏东坡为什么“里外不是人” / 156

民谣里的宋朝 / 161

谣言止于好制度 / 164
不爱江山爱动物 / 166
弄臣蔡京 / 169
北宋最后一位谏官 / 175
米芾做官不务正业 / 180
童贯的千古骂名 / 183
“靖康”士气 / 186
宋朝男人也戴花 / 189
宋高宗的“最美乞降书” / 192
赵鼎：被秦桧逼死的宰相 / 196
张俊：靠贪腐保命的将军 / 204
时势造奸臣 / 211
禁野史与奏祥瑞 / 220
秦桧身边那些精巧的“马屁” / 224
韩世忠因酒失德 / 226
因贬官而成名 / 228
岳飞案背后的世道人心 / 231
太上皇是个什么官 / 233
陆游：一生都在做一个梦 / 236
怕儿媳的皇帝 / 242
叶梦得的器识 / 245
韩彦古行雅贿 / 249
张栻：南宋反贪第一人 / 254
这只“老虎”好厉害 / 263
“蟋蟀”玩垮了南宋最后半壁江山 / 266

宋朝为何不杀士

宋朝是一个血气淡、文气浓的时代，重文抑武，即《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代李焘撰）所谓的“重文教，轻武事”，而这便成了宋朝后来坚持时间最长久的基本国策。那么，这样一个基本国策是怎么来的呢？得从宋太祖赵匡胤说起。

陈桥兵变之后，赵匡胤黄袍加身，由殿前都点检变成了皇帝。进宫不久的某天，他看见一宫女抱着一年幼的男孩，问道：“这是谁呀？”宫女说：“这是周世宗的儿子。”周世宗就是他原来的老板柴荣。

当时，恰好大臣范质、赵普、潘美等人随侍在旁，他们同宋太祖一样，原来都是柴荣手下，只不过如今换了天下，随了赵老板而已。宋太祖回过头来问他们：“该如何处置这没了爸的孩子？”赵普等人说：“杀掉算了。”唯独潘美在身后默不作声。宋太祖便问潘美应该如何，潘美低着头，不敢回答。宋太祖也没逼问，只是望望天，喃喃自语地说：“即人之位，杀人之子，于心不忍啊！”潘美这时接茬了，说：“我和您都曾经是周世宗的手下，劝您杀这孩子，那对不起世宗；若劝您不杀，您必然会怀疑我的忠心。”宋太祖觉得有道理，就顺势对潘美说：“世宗的儿子不便做你的儿子，就给你做侄子吧。”

潘美便把这孩子带回家，当成自己的亲骨肉，悉心教养。从此以后，对于这孩子的事，宋太祖不闻不问，潘美也从不向他提及，就像这孩子从未出现过似的，君臣间形成了一种默契。

宋太祖是一个认真听取意见、从善如流的人，不仅如此，他还能顺水推舟地把孩子做了巧妙的安置，既不用担“即人之位，杀人之子”的骂名，又

因为孩子有忠臣潘美监护,不用担心今后兴风作浪,一个皇帝能把事情处理得如此符合天道、人情、己意,殊为难得。

武夫当国的宋太祖一直保持着有一个有趣的玩乐,便是常常在后花园用弹弓打麻雀。一天,他玩得正起劲,一大臣声称有急事求见,尽管极不情愿,但听说是急事,宋太祖还是立刻接见了这个大臣。然而听了汇报,却发现对方啰啰唆唆所说的只是寻常小事而已,便大怒,责问他为什么要撒谎。大臣说我没有撒谎,因为他认为再小的公务也比打麻雀紧急。见对方还顶嘴,宋太祖更是怒不可遏,随手抄起身边的柱斧(水晶制的小斧,宋太祖有持柱斧的习惯),用斧柄打落了大臣两颗牙齿。大臣没叫痛,也没哭泣,只是俯下身,默默地捡起牙齿放到怀里,收藏起来。宋太祖说:“你收起牙齿,难道要去告我?”大臣说:“在下虽然无权告陛下,但将来会有史官把今天的事情记载下来。”宋太祖听了这话后,气忽然间消了,且慢慢欣赏起对方来,最后还赏赐他许多金帛。

这是个有趣的故事,虽说是千余年前的事情,但今天读来仍然能感受到里面的人性光辉。大臣不卑不亢、不屈不挠的样子,显得憨直可爱;而皇帝在震怒之下能幡然醒悟,知错就改,并以赏赐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悔意,也说明他有敬畏之心,算得上一个肚里能撑船的皇帝了。

但不要因此而以为宋太祖是一个心慈手软、毫无心计的坦荡君子,坦荡君子是夺不了天下、坐不上龙椅的,他是当仁则仁,当狠则狠,认准的事,特别是有利于加强皇权、巩固地位的事,则该出手时就出手。唐朝五代以来,皇帝同大臣们议事,都会给宰相一级的大臣安排椅子就座,甚至还有茶水。宋太祖第一天上朝,范质一班大臣还是像以前一样坐在椅子上,听候皇帝的指示。宋太祖看着奏章,突然抬起头来,对范质等人说,我眼睛有点花,你们上前来给我说说这奏章上的事吧。等大臣们把奏章上的事向皇帝汇报完回到原地时,才发现所有的椅子都被他安排人悄悄撤掉了。从此,无论大臣多大,上朝时都得站着议事,以前叫“坐朝”,这以后就叫“立班”了。

宋太祖行事果敢,既准又狠,但十分难得的是,在他的心底始终有一个

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一块“碑”。建隆三年(962),宋太祖秘密安排人刻了一块碑,立于太庙寝殿的夹室里,取名“誓碑”,用销金黄幔将它遮盖起来,门外有门,锁外有锁,禁卫森严。他规定,每有新皇帝登基,均由一个不识字宦官引领,新皇帝进去,焚香,跪拜,默读“誓碑”,然后离开,直到下一代皇帝再来例行手续。碑文大意有三层:一是要善待后周皇帝柴氏家族;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是子孙有违背此誓的,天打雷劈。这一近乎毒誓的“誓碑”,就是宋太祖的底线,这一底线伴随着他处理即位前后的所有事宜,伴随他处理所有的内政外交,甚至他还以他的最大能耐,用这一底线影响着后来的继位者。

其实,从对待柴荣幼子的态度上,我们早就可以看出他的底线,不是他优柔寡断下不了毒手,而是他处事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面对再棘手的事,也尽可能不杀人,尽可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哪怕迂回烦琐,哪怕牺牲眼前利益,也不逾越底线。就这一点来说,历代皇帝中,宋太祖算是极特别的一个。而最关键的是,这一底线奠定了宋朝优礼文人士大夫、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基本国策。这就是宋朝“不杀士大夫”的由来。

有了“不杀士大夫”这把“尚方宝剑”,治国理政就有了较为宽松的环境,许多读书人畅所欲言,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上书言事,往往直截了当,即便把皇帝逼急了,最多也只是发配而已。

然而,凡事有一利则有一弊,朝廷确定了“不杀士”的规矩,虽然为言论带来了宽松的环境,但由于监督制度未及时堵漏补缺,便给腐败添置了滋生的温床。士大夫个性张扬的同时,以酗酒为浪漫,以狎妓为风流,以豪华铺张为荣,以奢侈浪费为耀,腐败之风随之大起,渐渐演绎成北宋末年的“造作局”“花石纲”,劳民伤财,疯狂盘剥,最后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廉洁到极致的宰相范质

赵匡胤在兵变中,之所以省泪省血,顺利登上帝位,得益于他手握重兵以及谋略周全。但他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里稳定局势,实现皇权平稳交接,却是因为后周王朝原行政班底的屈从和配合,尤其是后周宰相范质,他是最关键的人物,没有他,宋太祖上台必费不少周折。而范质宽厚的性格和廉洁的品质,更是被传为美谈。

在历史的画廊中,范质风度翩翩,是个帅哥。不过,他既有君子的风度,也有书生的软弱,宽容而不果敢,仁慈而不决绝,一句话:心太软。范质一生,五朝为官、两朝为相,一路风风雨雨,他总是本着慈让之心,宽厚之怀,容易感动,颇为顺从。

后汉时,他是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刘知远父子昏聩,郭威起兵夺天下,他躲避战乱,藏匿民间。后来被郭威找到,当时天正下大雪,郭威脱下身上的袍子给他披上,他一感动就归顺了郭威,成了后周的宰相;“陈桥兵变”后,赵匡胤从陈桥回到京城,立马就赶到范质上班的地方,一见到他就痛哭流涕,边哭边向他诉说将帅们威逼利诱、迫使自己“黄袍加身”的种种无奈,范质心一软,就率王溥、魏仁浦等同事向赵匡胤行了君臣之礼。

其实,当时最有资格与赵匡胤叫板的就是范质,因为他是顾命大臣、第一宰相,地位比赵匡胤高,朝中文武几乎都看他的眼色行事。尽管他不齿于赵匡胤谋权篡位的行径,但还是宽容了、顺从了。他一顺从,攻克朝中其他反对派便势如破竹,赵匡胤得以不损一枪一炮而夺取皇位。

有时候宽容是要付出代价的,良心的自责就是一种。

宋初,虽然宋太祖赵匡胤仍然任命范质为宰相、首辅,但范质丝毫也没有欣慰之感。人家沐恩新朝,欢天喜地,他却郁郁寡欢,一直忍受着良知的问责与道义的鞭笞。士大夫最看重的是什么?名节也!周世宗柴荣临终前将妻儿老小全托付给他,把他作为唯一可以依靠的顾命大臣,希望他辅佐少帝、照顾皇族,他却在关键的时刻置自己的誓言于不顾,因为赵匡胤几滴虚假的眼泪而丢弃责任与道义,卑躬屈膝,俯首称臣,甚至没作一丝一毫的抗争。这种有悖纲常、伦理、道德的行为,同僚会怎么看?坊间会怎么说?后世会怎么评?也许,他的忍让,是不希望宫廷流血、同僚互戮,不希望柴氏孤儿寡母成为宫廷政变的牺牲品。但千理由、万理由,在他作为精神皈依的孔孟之道里,毕竟牺牲事小,失节事大啊!有人因失节而一辈子人前抬不起头、人后直不起腰,他范质以君子自勉,却因为自己的所谓宽容、所谓忍辱负重,而牺牲了人格与道义。

相对于五代末宋朝初的宰相冯道与赵普,范质有着迥然不同的内心感受和心路历程。相对于“长乐老”冯道那沾沾自喜的小人嘴脸,范质脸皮没那么厚,有自知之明;相对于为赵匡胤出主意、想办法、策划兵变谋反的赵普,范质与后周皇室关系过密,与宋太祖之间隔了一层肚皮,在服务过程中难免投鼠忌器、顾虑颇多。因此,他处理起事务来,不像冯道那般精明老到、游刃有余,也不像赵普那样雷厉风行、肆无忌惮。甚至他的宽容,也始终笼罩着一层软弱和悲凉的色彩。

不过,自责也好,愧疚也好,并没有影响他以节俭规范自己,以廉洁要求自己。范质在宋初任首辅多年,始终廉洁自律,简朴到了极致。他从来不受下级的馈赠,得到的俸禄与皇帝的赏赐,也大都送给了孤遗贫弱。他死后,家里一贫如洗;他平时吃的都是粗茶淡饭,所谓“食不异品”,穿的也是粗布衣服,严于律己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他成人之美,推荐后进,把吕余庆、赵普等部下推荐到了更加重要的岗位;他谦虚谨慎,埋头著作,撰写《范鲁公集》《五代通录》百余卷;临终前,他还反复告诫儿子,自己死后不得向朝廷请封谥号,不得刻墓碑,这在历代宰相中绝无仅有。后来,宋太宗赵光义说“宰辅中能循规矩、慎名器、持廉洁,无出质右者”(《宋史·范

质传》),给了他相当高的评价。他的廉洁自律,成为了宋朝士大夫的楷模,留下了良好的口碑。

不过,尽管老臣如范质者能够讲规矩、讲礼仪、讲廉洁,但在家天下时代,一人或少数几人的洁身自好并不能改变言大于法、权大于纪的现实,当家族利益、皇权利益与法纪相撞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因家弱法、因利无纪的情况。范质带着他良好的口碑去世了,但他的继任者赵普却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一个规则,那就是只要与皇族利益捆绑在一处,无论怎么贪腐都能安然无恙,高位善终。

赵普的成功之道

对于赵普，人们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半部《论语》治天下”，认为他是书读得少而精明强干的杰出代表。赵普的确没读过几天书，《宋史·赵普传》说“普少习吏事，寡学术”，意思是他钻研的是处理事务的技巧，擅营谋、工心计，不喜欢啃书本、掉书袋。及至他当了宰相，宋太祖还常常劝说他多读点书，于是他才浪子回头，“晚年手不释卷”。他去世后，人们惊奇地发现，他在家日夜阅读的，只不过是一本薄薄的《论语》而已。

既然可以把“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理解为人们对他活学活用、聪明能干的赞美之词，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朝廷内外讥笑他胸无点墨、不学无术的反对之声。事实也是如此，他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代，其名声都令人不敢恭维；他钻研取巧、专横跋扈，同事们对他很有意见，“普为政颇专，廷臣多忌之”（《宋史·赵普传》）。清代王夫之在《宋论》中评价他“阿附朋党，倾危善类”“密谋行险，戕害天伦”，说他是个“不仁之人”。这样一个不讲团结而又品格低劣的人，怎么还能稳坐钧台、三登相位呢？怎么还能荣贵一世、高位善终呢？

赵普进入权力核心，走的不是科举正道，而是先做幕僚，再做朝官，先在幕后，再至前台，有一个从“潜伏”到公开的过程。他先被后周永兴军节度使刘词招聘为从事，因为参谋得好，刘词临终前向朝廷推荐了他，他被宰相范质安排到当时还是后周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军前效力，任军事判官，成了赵匡胤的一名参谋。参谋参谋，有事则参，无事不谋。对于有才能者，主人往往另眼相看，倚为智囊；对于无能或还没表现出潜能者，那就只能做

些备马扶鞍、打点家务的小事了。不过,是金子,总会闪光的,有能力的人,做小事也能做出大出息来。当时,周世宗用兵淮上,赵匡胤攻下了滁州(今安徽滁州),战乱之际,赵匡胤父亲赵弘殷却在滁州一病不起,在这个节骨眼上生病,那不是添乱吗?这让赵匡胤愁眉不展。好在赵普善解人意,见事做事,侍汤送药,极尽殷勤,使赵老太爷和他们一家子都非常感动,赵老太爷还把赵普当成自己家里人看待,“宣祖卧疾滁州,普朝夕奉药饵,宣祖由是待以宗分”(《宋史·赵普传》)。从此,他融入了赵氏家族,也以良好的形象进入了赵匡胤的视野。

如果说照顾父亲让赵匡胤注意到了赵普,那下面这件小事,就可以说让赵匡胤对赵普刮目相看了。赵匡胤攻下滁州之后,抓获了百多名盗贼,准备就地正法,赵普怀疑这些抓获的盗贼中有无辜者,劝赵匡胤重新审讯一番。通过审讯,其中果然有许多无辜者。赵普此举,挽救了许多活生生的生命,参谋参到了关键处、点子上。这事说明他不仅有一定的观察能力,而且有一定的分析能力,还能对领导的工作做到查漏补缺、及时提醒,而这些特点,正是一个好参谋必备的素质。不久,赵普就成了赵匡胤的掌书记,即机要秘书,进入了赵匡胤的核心决策层。

赵普为赵匡胤立的头功便是帮助他策划了陈桥兵变。在惊心动魄的陈桥兵变中,无论是开头的契丹南侵、后汉加入,还是将领们有组织的集中劝进,乃至后来的禅让文书、黄袍加身,无一不是精心策划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赵普出主意,想办法,劝说赵匡胤权衡利弊、下定决心,同时斡旋上下、鼓动将领,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风声鹤唳之间,政变稳妥而相对温和地进行,使这一夺人江山、改朝换代的惊天之举,以不损一兵一卒而和平过渡。赵普作为一个地位低下的幕府人员,能在惊涛骇浪中掌舵,不能不说他不但具有把握全局、运筹帷幄、协调和平衡各方关系的能力,而且具有领会领导意图并把领导的意图转化为行动的执行力和落实力。

然而,在家天下时代,谋人钱财已属不义之图,夺人江山则是不法之举了,更何况人家周世宗尸骨未寒、孤儿寡母可怜楚楚,这是需要挑战法律与良知底线的。要将这种逆国法、背纲常、无道德的行为付诸实施,谁才是最

能够直接面对、悉心商讨、坚决执行而又让人放心的对象呢？当然是最可靠的身边人，可见赵匡胤对赵普的信任已经到了旁人无法企及的程度。但同时，赵普在上下疏通之际，还要时而唱白脸，时而唱红脸，时而威逼，时而利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总之，在这一过程中，除了赵氏家族，赵普几乎对任何人都是六亲不认、不择手段的。这说明，从一开始，赵普选择的就不是一条“贤臣”之路，因为贤臣需要以学问、胸怀、道德为基础，以忠于皇族、服务百姓为依归，而这些恰恰是赵普的性格弱点。赵普既然无法走上光明正大的路子，那就只有走阴谋诡计、钻营取巧之途，他要发挥其擅营谋、工心计的特长，像“蛔虫”一样，钻进领导的阴谋，钻进阴谋的核心，成为阴谋不可或缺的智囊、帮凶，于翻江倒海、惊心动魄处显神算、建奇功，来实现一步登天的目标。

赵匡胤的事业成功了，披上了龙袍，坐上了龙椅，创下了大宋基业。不过，龙椅是坐上去了，但这把椅子是不是牢靠，那就要看他的阴谋是不是做到了万无一失。陈桥兵变后，赵普替赵匡胤思考的是如何使他坐稳这把龙椅的问题了。因此，赵普又一次为赵匡胤精心策划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实现了释兵权、消隐患、稳皇位的目的。在这出戏里，赵匡胤是主角，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宿将是配角，而老谋深算的赵普脸都没露一下，过程与结果却全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是导演。

赵普的命运是与赵匡胤的阴谋共沉浮的，因为他是赵氏夺人江山阴谋的直接策划者、参与者与落实者，他是赵匡胤肚里的“蛔虫”，他懂得赵匡胤的构想与企图，了解他内心深处的潜意识与阴暗面。赵氏之所以能够夺取江山，是其武功、魄力、运气与赵普的智慧强强联合的结果，没有赵普，赵匡胤的文韬武略，或许会以另外一形式出现，其结局是另外一番景象也未可知。

像赵普这样的奇才，在主子心里常常只会有两种状态，一种在功业完成之后，既担心对方抖自己的老底，又担心对方功高盖主，于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一种当成创业与守成的核心智囊，万事依赖，信任有加。赵匡胤是一个善于规避风险、尊重人才的枭雄，他一般不会以流血的方式收拾功